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史記

(二十)

司馬遷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史 記

(十二)

司馬遷著

國學基本叢書

史記

卷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滑稽謂亂也。稽同也。以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說是若非。能亂同異也。楚辭云。將突梯滑稽。如
爾如。章崔浩云。滑稽音骨。稽流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
故揚雄酒賦云。臨爽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籍沽是也。又姚察云。滑
稽猶俳諧也。滑稽如字。稽音計也。以言諧滑稽。其知計矣。出故云滑稽也。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其辭一揆。至於談言微中。亦以解其紛亂。故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髡音苦魂反。贅。女之夫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

威王之時。喜隱。喜音許既反。喜。好爲淫樂。長夜之飲。沈而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

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

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

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

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索。索制盡。言冠纓盡絕也。孔

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案謂爲田求福穰。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甌窶滿篝。徐廣曰：甌，籠也。窶，案甌窶，猶杯棬也。窶音如甌。古字少耳。言豐年收，易可滿篝籠也。甌窶音樓，音游，籠也。甌樓，謂高地狹小之區，得滿篝籠也。汗邪滿車。司馬彪曰：汗邪，下地田也。汗音烏。卽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齋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悅，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舂鞴鞠騰。徐廣曰：鞴，收衣裏也。鞴音其紀。反，又與鞴同，謂小鞴也。鞴音卷，紀免反，謂收袖也。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徐廣曰：眙，吐飯反。直視貌。眙音與眙同，謂直視也。丑，飯反。又丑二反。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案上云五六斗，徑醉矣。則此爲樂亦甚，飲可八斗而醉，故云竊樂二參。言十有二參醉也。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徐廣曰：一本，羅襦襟解，微聞薝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今謂也。宗室置酒，髡嘗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優者。倡優也。孟者。字也。優旃亦同旃其字耳。優孟在楚。旃在秦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床。啗以聚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槨。楨楓豫章爲題湊。蘇林曰。以木累棺外。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案此辯說者之詞。後人所增飾。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奈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壙窆爲棹。皇覽亦說此事。以壙窆爲葬突也。銅歷爲棺。歷。卽曆。以蠶棗。禮內則云。實棗於其腹中。曆。桂與蓂。以醴諸上面。醴之也。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皇覽云。火送之。著壙葬之腸中。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案謂優孟孫叔敖之子曰。汝無遠有所之。適他境。恐王後求汝不得者也。卽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案戰國策曰。蘇秦說趙。談說之。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爲。

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徐廣曰：在固始。今光州固始縣。木寢丘邑也。呂氏春秋云：楚孫叔敖有功于國，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荆楚間有寢丘者，其爲地不利，而前有妬谷，後有冥丘，其名惡，可長有也。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

優旃者，秦倡俳儒也。善爲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陸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陸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卽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御覽反，大呼曰：陸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陸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今岐州雍縣及陳倉縣也。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卽欲就之，易爲漆耳。願難爲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爲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左方。可以覽觀揚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

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案東武縣侯乳母姓也常養帝。表云東武侯郭

家高祖六年封子他孝景六年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

五十匹賜乳母。又奉飲繡殮。養乳母。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

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

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擗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

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爲下泣。舍人曰。卽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

言。謝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尙須汝乳而活邪。尙何

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罰譎譖之者。謂武帝罰譎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仲長統云。遷爲滑稽傳。敘優旃事。不稱東方朔非也。朔之行事。豈直

與地志云。厭次。宜是富平縣之鄉。聚名也。括地志云。富平故城在倉州陽信縣東南四十里。漢縣也。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方朔亦多

博觀外家之語。則外家非止經史。卽傳記雜說之書。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百官表云。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漢儀注云。凡所徵召。皆總領之。秩六百石。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爲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飯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汗。數賜緋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卽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爲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爲郎。又爲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爲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謂無水面沈之。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官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論議。共難之。案謂朔設詞對之。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爲海內無雙。卽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尙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

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詩曰。鼓鐘於宮。聲聞於外。鶴鳴九皋。聲聞於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岷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予何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在長安縣西北二十里長安故城下後閣重櫺中。有物出焉。音運龍反。樂音歷。重櫺。櫺。其狀似麤。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梁飯。大殮。臣乃言。詔曰。可。已殮。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騶音那。此朔以意自立名。而偶中以有九牙齊等。故謂之騶牙。騶。騶然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於蕃。愷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願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傳

曰。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徐廣曰。衛青。子夫之弟也。封爲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余吾水上而還。斬首

捕虜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

願白事。徐廣曰。衛青傳云。寧乘說青而拜爲東海都尉。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

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之

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爲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爲此。

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爲郡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

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

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爲二千石。佩青綬。徐廣曰。音一音綬。青綬。出宮門。行謝

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徐廣曰。東郭先生也。此所謂衣褐懷寶者

也。此指東郭先生也。其言身衣褐而懷寶玉也。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

貧。其此之謂邪。王夫人病甚。人主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爲王。欲安所置之。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

洛陽有武庫。敖倉。當關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爲置王。然關東國莫大於齊。可以爲齊王。王夫

人以手擊頭。呼幸甚。王夫人死。號曰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案韓詩外傳。齊使人獻鵠于楚。不嘗

說苑云。魏文侯使舍人無擇獻鵠于齊。皆略同。而事異。殆相涉亂也。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佗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漢書宣帝徵勃海太守與遂非武帝時此褚先生記譌耳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有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爲我呼吾君。至門內遙語。戶郎爲呼太守。太守來。望見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北海。青州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入。至於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乎。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宮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生爲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爲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鄴今相州縣也。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河

滏鄉人。姓馮氏。名夷。浴於河中。而溺死。遂爲河伯娶婦也。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

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

卽娉取。洗沐之。爲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爲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緹。他禮反。嶺野王云。黃赤色也。又音啼。厚繒也。女居

其中。爲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

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爲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

矣。民人俗語曰。卽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爲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

老送女河上。三老。謂三老也。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

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

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卽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願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

子不好。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卽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

何久也。弟子趨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趨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

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

簪。謂以毛裝簪頭。長五寸。插在冠前。謂之爲簪。言插筆備禮也。磬折。謂曲體揖之。若石磬之形。曲折也。磬。一片黑石。凡十二片。樹在虞上。擊之。其形皆中曲。垂兩頭。言人腰側似也。嚮河立

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西門豹卽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魏志云：按橫渠首接漳水，蓋西門豹史起所鑿之渠也。潯漁志云：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會孫廩王與羣臣飲，祝曰：今吾爲臣，皆非四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迷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爲一田，而二百畝是田，恐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知而不與，是不仁。仁智約未之盡，何足法也。于是史起爲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漳。魏之河名，左思魏賦云：西門溉其後也。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到漢之立，而長吏以爲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爲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爲西門君所爲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故西門豹爲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辨治者當能別之。魏志云：案魏文帝問羣臣三不欺於君，德孰優，太尉鍾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而不敢欺。君任刑，則臣畏，而不敢欺。君任德，感義與夫，導德齊禮，有恥且格，等趨者也。任察畏罪，與夫導政齊利，免而無恥，同歸者也。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考以斯言，論以斯義，臣等以爲不忍欺，不能欺，優劣之縣在於樞衡，非徒低昂之差，乃鈞錙之覺也。且前志稱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校其仁者功，則無以殊核，其爲仁者，則不得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仁優矣。易稱：三臣之化，使民宜之。若君化使民，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夫強仁之化，優劣亦不得相縣絕也。然則三臣之不欺，雖同。

所以不欺異矣。則純以恩義崇不欺。與以威察成不欺。既不可同。概而比量。又不得錯綜而易處。案此三不欺。自古傳記。先達共所稱述。今稽先生因記西門豹而稱之。以成說也。循吏傳記子產相鄭。仁而且明。故人不能欺之。子賤爲政。清靜唯彈琴。三年不下堂。而化是人見思。故不忍欺之。約以威化御俗。故人不致欺之。其德優劣。鍾華之評。實爲允當也。

索隱述贊曰。滑稽鴟夷如脂如韋。敏捷之變。學不失詞。淳子索絕。趙國與師。楚優拒相。寢丘獲嗣。偉哉方朔。三章紀之。

考證

滑稽列傳。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黃氏日抄曰。三年不飛不鳴之語。楚世家以爲伍舉語莊王。今滑稽傳。又以爲淳于髡說齊威。果孰是孰非耶。

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史通曰。優孟在春秋楚莊王時。淳于髡在戰國齊威王時。史謂後百餘年。誤矣。

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正義。呂氏春秋云。楚孫叔敖有功於國。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荆楚間有寢丘者。其爲地不利。而前有妬谷。後有戾丘。其名惡。可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功臣封二世而收。唯寢丘不奪也。○呂氏春秋異寶篇。所言與正義所引大同小異。曰。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爲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荆人畏鬼。而越人信禱。可長有者。其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丘。故至今不失。

乳母先見郭舍人爲下泣。○西京雜記作東方朔。

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凌稚隆曰。按此淳于髡事。誤入於此。

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漢書循吏傳作議曹王生。

卷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墨子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然則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墨子亦云。非但史記也。案名卜筮曰日者。以墨所以卜筮占候時日。通名日者故也。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於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

之起。由漢興而有。案周禮有太卜之官。此云由漢興者。謂漢自文帝卜大橫之後。其卜官更興盛焉。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相司馬子期子反後姓也。季主見列仙傳。楚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爲中大夫。賈誼爲博

士。同日俱出洗沐。漢官儀。五假洗沐也。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

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下。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數猶術

敬也。音所具反。劉氏云。具數筮之。亦通。筮必以易。易用大衍之數也。二人卽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

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卽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獵纓。獵。攬也。攬。其冠纓也。而正其衣襟。謂曰。變而自飾也。危。一作免。謂俯僂爲敬。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汙。音烏。故反。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謂卜者自誇誇而莊嚴以得人情也。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爲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爲喜。去不爲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爲羞矣。卑疵而前。音貴。疵。趨而言。趨。猶足恭也。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徐廣曰。密旅謂之實人。求長官謂之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王法。獵農民。以官爲威。以法爲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爲巧詐飾。

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居上爲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僞增實。以無爲有。以少爲多。以求便勢尊位。食
 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爲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
 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爲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制。姦邪起不能舉。官耗亂不能
 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適音釋也。才賢不爲。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
 處。是竊位也。扶音奉。反。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僞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
 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決天也。象四時。順於仁義。分
 策定卦。旋式正碁。徐廣曰。式音碁。按式。卽碁也。旋。轉也。碁之形。上圓。下。方法地。用之。則轉天網。加地之辰。故云旋式。碁者。碁之狀。正碁。蓋謂下以作卦也。然後言天
 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
 後乃有之。謂若卜之不祥。則或不收也。卜吉而後有。故云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踐。倣
 文王八卦。倣音方。往反。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屏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
 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錢
 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爲德。豈直數十百
 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
 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爲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爲業也。積之無委聚。

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爲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曰一作險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驎不能與罷驢爲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爲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其耶反悵然噤口不能言。悵音暢。噤音其。劉氏音其。錦反。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糈音徐。廣曰音所。馴案離騷經云。懷椒爲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奪其糈米。若爲人主計。不審。則身無所處也。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曾曰徐莊一作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爲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

務華絕根者也。國言宋忠買諱皆務華而喪其身是絕其根本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於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觀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當鄉人也有君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舞澤者有居民間閉口不言有隱居卜筮問以全身者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對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數之能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往而在傳曰富爲上貴次之既貴各各學一技能立其身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劍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廩立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名能以技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絕人之風何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好含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子有處所可謂賢人臣爲郎時與太卜待詔爲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索隱述贊曰日者之名有自來矣吉凶占候著於墨子齊楚異法書亡罕紀後人斯繼學主獨美取免暴秦此焉終否。

考證

日者列傳。○凌稚隆曰。呂東萊考訂云。此太史公所作。劉辰翁云。觀其辨肆淺深。亦豈褚生所能。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索隱案周禮有太卜之官。此云由漢興者。謂漢自文帝卜大橫之後。其卜官更興盛焉。○龜策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是漢興卽有太卜。不因文帝而更興盛也。由漢興而有者。蓋言漢興以來。卽有之矣。索隱說迂。比周賓正集解。徐廣曰。客旅謂之賓。人求長官謂之正。○徐孚遠曰。賓正猶擯正也。徐說煩曲不明。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索隱謂若卜之不詳。則或不收也。卜吉而後有。故云有之。○臣照按。若卜而後收子。則子之不得收者多矣。古之人豈傷天理絕人命若是。索隱之說謬矣。蓋言生子必視其時日。占其吉凶。其後亦俱有應云爾。

卷一百二十八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龜策傳有錄無書。褚先生所補。其敘事煩蕪。略無可取。○史記至元成問十篇。有錄無書。而褚少孫補景武紀。將相年表。禮書樂書律書三王世家。割成侯日者龜策列傳。日者龜策。言辭最鄙陋。非太史公之本意也。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徐廣曰。一作革。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龜。已則棄去之。以爲龜藏則不靈。蓍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寶藏蓍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爲聖王遺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爲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爲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潔於精神也。或以爲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卽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効。絕倫超奇者爲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徐廣曰。一作。南收白。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蓍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下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毗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亦誅三族。夫撻策定數。徐廣曰。一作。兩手執著。分而撻之。故謂撻策。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

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爲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

案左傳曰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

形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

案左傳曰靈王卜曰余尙得

天下不吉投龜詢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界余必自取之

詢音火候反

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

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

悖音佩

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

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

上

徐廣曰蓮一作領聲相近或假借字也

響百莖共一根

徐廣曰劉向云龜千歲而靈著百年而一本生百莖

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

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爲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第爲郎幸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

傳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闕其要故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

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太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於下方聞古五帝三王

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傳曰

此傳即太卜所得古龜之說也

下有伏靈上有兔絲

上有擗蓍

有神龜所謂伏靈者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捎兔絲去之即以擗燭此

地

徐廣曰擗音擗也蓋然火而籠罩其上也音滂陳涉世家曰夜擗火也

燭之火滅即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四尺

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聞蒼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

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蕃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蕃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蕃長八尺，卽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卽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龜也。略記其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今夫珠玉寶器，雖有所深藏，必見其光，必出其神明，其此之謂乎？故玉處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徐廣曰：一無不字。許氏說淮南以爲滋潤，鍾於明珠，致令岸枯也。潤澤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蚌伏之，徐廣曰：許氏說淮南云：蚌，龍屬也。音決，音決。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能得百莖蕃，并得其下龜以下者，百言百當，足以決吉凶。神龜出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大卜官，因以吉日，取其腹下甲，龜千歲乃滿尺二寸。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凶。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以爲神寶。傳曰：取前足臚骨穿佩之。徐廣曰：臚音乃高反，一音乃導反。取龜置室西北隅，懸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惑。臣爲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按萬畢，衛中有石朱方。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鷓鴣，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爲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芳蓮之上，左脅文書曰：甲子重光。徐廣曰：子一作子。得我者，匹夫爲人君，有土正。徐廣曰：正，長也。爲有土之官長。諸侯得我爲帝王，求之於

白蛇蟠杆曰徐廣。林中者，齋戒以待，譏然。按林名白蛇蟠杆，林龜藏其中，杆音烏，謂白蛇蟠

如有人來告之，因以讎酒佗髮。佗音徒，我反，謂被髮也。求之三宿而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故龜可

不敬歟。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龜能行氣導引，問者曰：龜至神

若此，然太卜官得生龜，何為輒殺取其甲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龜，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去，

人教殺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無殺吾也。其家終殺之，殺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與

君王者異道，人民得名龜，其狀類不宜殺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皆殺而用之。宋元王時，得

龜，亦殺而用之，謹運其事於左方，令好事者觀擇其中焉。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魚

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泉陽人網元龜者，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

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

士衛平而問之。宋元王曰：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輻車，來見夢於寡人

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

是何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為輔，副以權衡，四

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宿在牽牛，河

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墜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

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爲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爲豫？且豫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案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家。上流之廬。名爲豫。且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案莊子曰：得龜得白龜。圓五尺。使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諾。卽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雷雨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曰：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衛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昔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卻。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趣駕送龜。勿令失期。衛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爲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之道。明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蒼夏黃。秋白冬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遺也。以安社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於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爲賢。德厚而忠信。故來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爲不仁。上爲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人不忍。奈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

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還復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陽。漁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爲侵。因神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爲枯旱。風而揚埃。蝗蟲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罰必來。此無佗故。其祟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歎曰。夫逆人之使。絕人之謀。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爲寶。是不彊乎。寡人聞之。暴得者必暴亡。彊取者必後無功。桀紂暴彊。身死國亡。今我聽子。是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彊之道。江河爲湯武。我爲桀紂。未見其利。恐離其咎。寡人狐疑。安事此寶。趣駕送龜。勿令久留。衛平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間。累石爲山。高而不壞。地得爲安。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徐廣曰。誕一作謾。音土和反。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爲衆人患。非神聖人莫能盡言。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奸。同歲異節。其時使然。故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爲仁義。或爲暴彊。暴彊有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治。大王聽臣。臣請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辨白黑。地生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谷居而穴處。不知田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恩愆疾疾。徐廣曰。一作病。通而不相擇。妖孽數見。說文。衣服譎草木之怪。傳爲單薄。聖人別其生。使無相獲。禽獸有牝牡。置之山原。鳥有雌雄。布之林澤。有介之蟲。置之谿谷。故牧人民。爲之城郭。內經閭術。外爲阡陌。夫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室屋。爲之圖籍。別其名族。立官置吏。勸以爵祿。衣以桑麻。養以

恐死被髮佯狂殺周太子歷囚文王昌投之石室季歷不被紂誅則其言近妄無容周更別有太子名

也將以昔至明陰兢活之陰性兢名也與之俱亡入於周地得太公望興卒聚兵與紂相攻文

王病死載尸以行太子發代將號爲武王戰於牧野破之華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郎自殺

宣室徐廣曰天子之居名曰宣室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曳行寡人念其如此腸如涓湯徐廣曰涓音館一作沸涓沸也

是人皆富有天下而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無厭時舉事而喜高貪狼而驕不用忠信聽其諛臣而爲

天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間曾不如秋毫舉事不當又安亡逃衛平對曰不然河雖神賢不如崑

崙之山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尙奪取其寶諸侯爭之兵革爲起小國見亡大國危殆殺人父兄虜

人妻子殘國滅廟以爭此寶戰攻分爭是暴彊也故云取之以暴彊而治以文理無逆四時必親賢士

與陰陽化鬼神爲使通於天地與之爲友諸侯賓服民衆殷喜邦家安寧與世更始湯武行之乃取天

子春秋著之以爲經紀王不自稱湯武而自比桀紂桀紂爲暴彊也固以爲常桀爲瓦室案世

瓦蓋是昆吾爲桀作也紂爲象郎徵絲灼之務以費民以當薪務費人也賦斂無度殺戮無方殺

人六畜以韋爲囊囊盛其血與人懸而射之與天帝爭彊逆亂四時先百鬼嘗諫者輒死諛者在傍聖

人伏匿百姓莫行天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不成民不安其處鬼神不享飄風日起正晝晦

冥日月並蝕滅息無光列星奔亂皆絕紀綱以是觀之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亡故湯伐桀武王

剋紂其時使然乃爲天子子孫續世終身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已是皆當時而行見事而彊乃能成其帝王今龜大寶也爲聖人使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悅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謝蓋欲神之以謝天之贊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剝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橫其腹腸荆支卜之必制其創音瘡理達於理文相錯迎使工占之所言盡當邦福重寶音副聞於榜鄉殺牛取革被鄭之桐音徐廣曰牛革桐爲鼓也草木畢分化爲甲兵戰勝攻取莫如元王元王之時衛平相宋宋國最彊龜之力也故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變當時不利又焉事賢賢者有恆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彗名善射不如雉渠蠶門案新序曰楚蠶渠子夜行見伏石當道以爲虎而射之應弦禹名爲辯智而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毋椽又奈何責人於全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凡龜而枯也直語發聲也今河東亦然曰爲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鳥月爲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蟆蝟辱於鵲郭能制虎見鷓仰地淮南萬畢曰鷓令騰蛇之神而殆於卽且郭璞曰騰蛇龍屬也蝟似蝮大腹蟻反腹者蟻憎其意而心惡之也騰蛇之神而殆於卽且食蛇腸也卽津日反且則餘反卽吳

之。乃持龜而遂之。若嘗以爲祖。徐廣曰：一作視。祖法也。嘗以爲常法。人若已卜不中，皆被之以卵。東向立，灼以荆。若剛木土。徐廣曰：一作十一。按古之灼龜，取生荆枝及生卵指之者三。卵三度指之，三周繞之。用厭不詳也。持龜以卵周環之。祝曰：今日吉，謹以梁卵煇黃。梁，米也。卵，雞子也。煇，龜木也。音次第之第。以漸，如有階梯也。黃者，以黃絹裹梁卵，以被龜也。必以黃者中之色。主土而信，故用雞也。煇音題，煇魚也。言以梁米雞卵被去龜之不祥，令灼之不焦不黃。若色焦及黃，卜之不中也。被去玉靈之不祥，玉靈必信以誠。知萬事之情，辯兆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徵後龜。其卜必北向。龜甲必尺二寸。卜先以造。造，謂燒荆。鑽中已。又灼龜首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一作止。各三，卽以造三周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尊神龜。夫子，玉靈。荆灼而心令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行於淵。諸靈數策。是策之別名。此卜策之書。其字亦無可礙。他皆放此。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貞。徐廣曰：一作身。其欲卜某，卽得而喜，不得而悔，卽得發鄉我。身長大，手足收人皆上偶，不得發鄉我。身挫折，中外不相應，手足滅去。靈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筮五靈，不如神龜之靈。知人死，知人生。某身良貞，某欲求某物，卽得也。頭見足發，內外相應，卽不得也。頭仰足胎，內外自隨，可得占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因死，首上開，內外交駭，身節折，不死，首仰足胎。

卜病者，祟曰：今病有祟，無呈，無祟有呈，兆有中祟有內，外祟有外。

卜幣者。出不出。不出橫吉安。若出。足開首仰有外。

卜求財物。其所當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即不得。呈兆首仰足胎。

卜有賣若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首仰足胎。呈兆若橫吉安。

卜擊盜聚。若干人在某所。今某將卒若干人往擊之。當勝。首仰足開。身正內自橋外下。不勝。足胎首仰。

身首曰。一作簡。內下外高。

卜求當行不行。行首足開。不行。足胎首仰。若橫吉安。安不行。

卜往擊盜。常見不見。見首仰足胎。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往候盜。見不見。見首仰足胎。胎勝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聞盜來不來。來外高內下。足胎首仰。不來。足開首仰。若橫吉安。期之自次。

卜遷徙去官不去。去。足開有胎外首仰。不去。自去。即足胎星兆。若橫吉安。

卜居官尙吉不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節折。首仰足開。

卜居室家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節折。首仰足開。

卜歲中禾稼孰不孰。孰。首仰足開。內外自橋外自垂。不孰。足胎首仰有外。

卜歲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胎。身節有彊外。不疫。身正首仰足開。

卜歲中有兵無兵。無兵。呈兆若橫吉安。有兵。首仰足開。身作外強情。

卜見貴人吉不吉。吉。足開首仰。身正內自橋。不吉。首仰身節折。足脢有外。若無漁。

卜請謁於人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自橋。不得。首仰足脢有外。

卜追亡人當得不得。得。首仰足脢。內外相應。不得。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漁獵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足脢首仰。若橫吉安。

卜行遇盜不遇。遇。首仰足開。身節折。外高內下。不遇。呈兆。

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內下。不雨。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橫吉安。命曰橫吉安。以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死。不甚者。卜曰。瘳不死。繫者重罪不出。輕罪環出。過一日不出。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一日環得。過一日不得。不得。行者不行。來者環至。過食時不至不來。擊盜不行。行不遇。聞盜不來。徒官不徒。居官家室皆吉。歲稼不孰。民疾疫無疾。歲中無兵。見人行不行。不喜。請謁人不行不得。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

命曰呈兆。病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市買得。追亡人得。過一日不得。問行者不到。

命曰柱徹。卜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而市買不得。憂者毋憂。追亡人不得。

命曰首仰足脰。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解。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聞言不行。來者不來。聞盜不來。聞言不至。徒官聞言不徙。居官有憂。居家多災。歲稼中孰。民疾疫多病。歲中有兵。聞言不開。見貴人吉。請謁不行。行不得善言。追亡人不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甚霽。故其莫字皆爲首備。問之曰。備者。仰也。故定以爲仰。此私記也。

命曰首仰足脰。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買臣妾。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擊盜不見。聞盜來。內自驚。不來。徒官不徙。居官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病甚。歲中無兵。見貴人吉。請謁追亡人不得。亡財物。財物不出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凶。

命曰呈兆。首仰足脰。以占病。不死。繫者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來不來。徒官不徙。居官久多憂。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病疫。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不得。漁獵得少。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脰。以占病。病篤死。繫囚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徒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無兵。見貴人不見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首仰足脰。以占病。不死。繫者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不行。擊盜不行。來者來。聞

盜來。徒官聞言不徙。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少。歲中毋兵。見貴人得見。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開。有內。以占病者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行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徒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霽。霽小吉。不霽。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橋。以占病。卜曰毋瘳死。繫者毋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合交等。聞盜來來。徒官徙。居家室吉。歲孰。民疫無疾。歲中無兵。見貴人。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遇盜。雨霽。雨霽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繫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者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不來。徒官徙。居官有憂。居家室。見貴人。請謁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無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漁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擊盜。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聞盜來不來。徒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命曰首仰足脰。內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得。行不行。

來者來。擊盜勝。徙官不徙。居官有憂無傷也。居家室多憂病。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請謁不吉。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橫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大吉。

命曰橫吉。榆仰。以占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至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見貴人吉。歲孰。歲中有疾疫。毋兵。請謁。追亡人。不得。漁獵。至不得。行不得。行不遇盜。雨霽不霽。小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以占病。病甚不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吉。不久。居家室不吉。歲不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載。所以占病。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相見不相合。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憂。見貴人吉。歲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吉。

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繫久毋傷。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盜行不合。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中。民疾疫無死。見貴人不得見。行不遇盜。雨不雨。大吉。

命曰首仰足脰。外高內下。卜有憂無傷也。行者不來。病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者吉。

命曰外高內下。卜病不死。有祟而市買不得。居官家室不吉。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久毋傷。吉。

命曰頭見足發。有內外相應。以占病者起。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甚死。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家室不吉。歲惡。民疾疫無死。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外高內下。以占病不死。有外祟。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相見不會。行行。來。聞言不來。擊盜勝。聞盜來不來。徙官居官家室。見貴人不吉。歲中民疾疫。有兵。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即聞盜遇盜。雨不雨。霽凶。

命曰首仰足脰。身折內外相應。以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有用勝。聞盜來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不吉。歲不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喜。請謁。追亡人。不得。遇盜凶。

命曰內格外垂。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病者死。繫者不出。求財物不得。見人不見。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相應。自橋榆仰上柱。上柱足。足。以占病。病甚不死。繫久不抵罪。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居官家室。見貴人吉。徙官不徙。歲不大孰。民疾疫。有兵。不。會。行。遇盜。聞言不見。雨不雨。霽霽。大吉。

命曰頭仰足。內。外。自。隨。卜。憂。病。者。甚。不。死。居。官。不。得。居。行。者。行。來。者。不。來。求。財。物。不。得。求。人。不。得。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卜來者來。卜曰。卽不至未來。卜病者。過一日毋瘳。死。行。者。不。行。求。財。物。不。得。繫。者。出。
命曰橫吉。內。外。自。舉。以。占。病。者。久。不。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得。而。少。行。者。不。行。來。者。不。來。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高外下。疾。輕。足。發。求。財。物。不。得。行。者。行。病。者。有。瘳。繫。者。不。出。來。者。來。見。貴。人。不。見。吉。
命曰外格。求。財。物。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不。出。不。吉。病。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自舉外。來。正。足。發。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病。者。久。不。死。繫。者。不。出。見。貴。人。見。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內。自。舉。足。胎。以。卜。有。求。得。病。不。死。繫。者。毋。傷。未。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盡。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柱。足。以。作。以。卜。有。求。得。病。死。環。起。繫。留。毋。傷。環。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吉。可。以。舉。兵。

此挺詐有外。以下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繫禍罪。聞言毋傷。行不行。來不來。

此挺詐有內。以下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留禍罪。無傷。繫出行不行。來者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詐內外自舉。以下有求得。病不死。繫毋罪。行行。來來。田賈市漁獵盡喜。

此狐貉。以下有求不得。病死難起。繫留毋罪。難出。可居宅。可娶婦嫁女。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有憂不憂。

此狐微。以下有求不得。病者死。繫留有抵罪。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言語定。百事盡不吉。

此首俯足胗。身節折。以下有求不得。病者死。留繫有罪。望行者不來。行行。來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內外自垂。以下有求不晦。病不死。難起。繫留毋罪。難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不吉。

此橫吉。楡仰首俯。以下有求難得。病難起。不死。繫難出。毋傷也。可居家室。以娶婦嫁女。

此橫吉。上柱載正身。節折內外自舉。以下病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此橫吉。上柱足胗。內自舉。外自垂。以下病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爲人病。首俯足。詐有外。無內。病者占龜未已。急死。卜輕失大。一日不死。

首仰足胗。以下有求不得。以繫有罪人言語。恐之毋傷。行不行。見人不見。

大論曰。辭義燕辭重。殆無足採。凡此六十七條。別是也。外者人也。內者自我也。外者女也。內者男也。首

僂者憂大者身也。卜者枝也。大法病者足。足開者生。足開者死。行者足開至。足閉者不至。行者足閉不行。足開行有求。足開得。足閉者不得。繫者足閉不出。開出其卜病也。足開而死者內高而外下也。

索隱述贊曰。三玉異龜。五帝殊卜。或長或短。若瓦若玉。其記已亡。其繇後續。江使獨細。見留宋國。神能託夢。不衛其足。

考證

龜策列傳。○史通曰。尋列傳所編者。惟人而已。至於龜策異物。不類肖形。而輒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怪乎。且龜策所記。全爲志體。向若以八書齊列而定以書名。庶幾物得其朋。同聲相應者矣。故玉處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語本文子及荀子。

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事出莊子外物篇。褚先生說元公爲元王。

魚者豫且。○莊子作余且。

教爲象郎。集解許慎曰。象牙郎。○陳子龍曰。郎之與廊。古字通用也。象郎似以象飾室之名。或作繪象。如後世畫室之意。二義俱通。觀後園之象郎。知定是室也。

以韋爲囊。囊盛其血。與人懸而射之。與天帝爭彊。○殿本紀作武乙。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論語云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廣雅云殖立也孔安國注尙書云殖生也生資貨財利也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音亡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

必用此爲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古字通用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

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眇論如字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

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纁徐廣曰紵屬可以爲布穀音

以爲布音盧紵音竹施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枏梓音南葦桂金錫連徐廣曰音

沙犀琉璃珠璣齒革龍門碣石龍門山在徐州龍門縣碣石山在平州盧龍縣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

碁置碁置如置碁子往往有之出銅鐵之山方千里如碁之置也管子云凡天下名山五千

山上有銀其下有丹山此其大較也較猶大略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

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

欲故物賤之徵貴物賤者求也謂此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

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符謂合於道也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

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辟音開也。通音開。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

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予音與。言貧富自由無奪予也。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

公望封於營丘。地瀉鹵。瀉音徐。廣曰瀉音昔。瀉鹵鹹地也。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繼至

而輻湊。故齊冠帶衣服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齊既富。能冠帶天下。豐厚被於他邦。故海岱之間斂袂而朝齊。言趨利者也。其後

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管子云。輕重謂錢也。夫治民有輕重之法。周有大府。玉則桓公以霸。府內府外府天府。職內職金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也。則桓公以霸。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強。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

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

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

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壤壤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

尚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徐廣曰。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名計。故諺曰。研桑心算。案范子曰。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

國亡。公子也。嘗南遊於越。范蠡師事之。范蠡名昭。計然列在第四。則倪之與研是一人。聲相近而相亂耳。計然曰。非也。吳越春秋謂之計倪。漢書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則倪之與研是一人。聲相近而相亂耳。計然曰。

知鬪則修備。時用則知物。所用之物。時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

五行不訖。土者土穰也。旱則資舟。水則資車。旱資舟。水資車。以待也。賈人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

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言米賤則農人病也。故云病農若米斗直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九十則商賈病故云病末末謂逐末爲商賈也。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張呂反。音務完物無息幣。貨物則無利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物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必賤故乘時出之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者既極賤後恐其必貴故乘時取之如珠玉此所以爲貨殖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七、去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漢書音義曰特舟也。扁舟音浮於江湖。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國矣。遂乘輕舟以入於五湖。莫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而鴟夷之則多所容納不用則可悉知其所終極。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而鴟夷之不忤於物也。按韓子云鴟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之蓋范蠡也。之陶。括地志云即陶山在齊州平陽縣東三十五里陶山之陽也。今南五里猶有朱之蓋范蠡也。之陶。公家又云曹州濟陽縣東南三里陶朱公家。又云在南郡華容縣西未詳也。服虔云陶也。爲朱公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音義曰逐時而居貨。隨時逐利也。而不責於人。負之故云不責於人也。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徐廣曰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萬萬也。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徐廣曰子贛傳云廢居著猶居也。著讀音如貯。漢書亦作貯。說文云貯積也。七十

子之徒。賜最爲饒益。原憲不厭糲糠。也。也。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

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常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案漢書食貨志。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國以富。今此及漢書言克皆誤也。劉向別錄則云李悝也。而白

圭樂觀時變。故人乘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子之絲漆。蠶凶。取帛絮。與之食。謂穀也。食。謂穀也。太陰在卯。穰。

太陰歲後二辰爲太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律二音。歲

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益。

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

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

長。非苟而已也。

猗頓。用鹽。鹽起。子欲速富。富者。猗頓。故曰。猗頓。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費。疑。

王公。馳名。天下。以。典。富。於。猗。氏。故。曰。猗。頓。散。鹽。東。海。煮。水。爲。鹽。也。按。共。苦。鹽。杜。子。春。以。爲。苦。鹽。如。鹽。謂。

出。鹽。直。用。不。練。也。一。說。云。鹽。東。海。煮。水。爲。鹽。也。按。共。苦。鹽。杜。子。春。以。爲。苦。鹽。如。鹽。謂。

鹽。作。畦。若。種。如。雙。畦。及。暮。則。呼。爲。畦。鹽。或。有。花。鹽。綠。黃。河。鹽。也。有。八。九。尺。許。以。日。暴。之。五。六。日。則。成。鹽。若。

白。鹽。石。大。小。如。雙。畦。及。暮。則。呼。爲。畦。鹽。或。有。花。鹽。綠。黃。河。鹽。也。有。八。九。尺。許。以。日。暴。之。五。六。日。則。成。鹽。若。

井。鹽。畦。鹽。畦。鹽。其。池。中。鹽。井。深。一。二。尺。去。泥。而。大。小。成。鹽。其。下。方。一。丈。則。著。平。石。無。鹽。矣。其。色。或。白。或。青。黑。

名。曰。井。鹽。畦。鹽。其。池。中。鹽。井。深。一。二。尺。去。泥。而。大。小。成。鹽。其。下。方。一。丈。則。著。平。石。無。鹽。矣。其。色。或。白。或。青。黑。

子。形。處。曰。花。鹽。赤。白。池。中。成。鹽。得。鹽。中。塊。有。一。尺。餘。高。二。尺。自。色。人。馬。盡。汲。此。年。其。鹽。也。而。邯。鄲。郭。縱。以。鐵。

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烏氏保音支保音魯可反。漢書作烏氏。保名也。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

徐廣曰問一作軒不獻遺戎王謂畜牧及至衆多之時斥而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之牛羊十倍也。

畜至用谷量馬牛不復數。章昭曰滿谷則具。秦始皇帝令保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漢書

作巴寡婦清巴寡婦之邑清其名。其先得丹穴徐廣曰濟陵出丹。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

營多音子兒反音資財衆多不可量一云清。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爲

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夫保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漢興海內爲

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徒豪傑諸侯彊族於京

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爲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

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於耕稼也重爲邪也長言不敢爲軒邪。

厚並逐拱反音關中地重。及秦文孝繆居雍同要路故曰隙雍縣岐州雍縣也。隴蜀之貨物而多

賈音古。獻孝公徙櫟邑徐廣曰在馮翊。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

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卮

支也徐廣曰音支烟也。蠶丹沙石銅鐵出銅臨邛出鐵。竹木之器南御滇焚燹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

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襄斜綰轂其口。徐廣曰：在漢中。言襄斜道狹也。以所多易所鮮。亦詳音。易其所多。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爲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要東其路也。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魏都晉陽也。殷人都河南。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關內也。秦等州部落稽也。延綏北賈種代。種之勇反。種在恆州石種代。石北也。徐廣曰：石邑縣也。在常山。銀三州皇白覆所居。北賈種代。北賈種代。石北也。徐廣曰：石邑縣也。在趙之西。陳蓋衍字。以下有楊平陽陳椽。因此行也。言二邑之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憤。伎音堅。環曰：憤音憤。今以人皆西賈於秦。覆北賈於種代。種代在石邑之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憤。伎音堅。環曰：憤音憤。今以土名。覆直爲憤中也。好氣任俠爲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奇音羊。駭反。有餘衍也。其民羯羴不均。已紇反。音慈。紇反。音其。方人性若羊。捷悍而不均也。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僇悍。而趙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椽其間得所欲。椽音逐。緣反。陳温軹西賈上黨。澤潞也。北賈趙中山。內温軹二縣名。屬河山中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灼曰：音地。滌人衆。猶復有沙丘紂淫地。餘民通係。民俗懷急。徐廣曰：懷急也。音緇。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椎剽人而剽掠之。殺休則掘冢作巧姦治。徐廣曰：美爲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履。徐廣曰：跕音估。張晏曰：跕履也。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

間水部洛水本名漳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徐廣曰矜一作務濮上之邑徒野王徐廣曰衛君角徙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勃碣在碣石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劉氏踔音卓一音勅教反亦遼驍貌也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悍少慮性之捷悍也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却背之義他並類此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臨者謂却背之也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海北被于海青瑤二千里其民閑遠多匿智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鬪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游子樂其俗不復歸故有五方之民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齷齪反又音側斷反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曰在滎陽芒碭以北今爲臨淮屬巨野縣在鉅野澤也此梁宋也今陶之渡儀至鉅野梁宋二國之地陶睢陽今宋州宋地也亦一都會也今之定陶昔堯作游成陽曰作起也成陽在定陶舜漁於雷澤徐廣曰在成陽西北也湯止于亳徐廣曰今梁國薄縣宋州故城是也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畜藏越楚則有三俗淮以北楚滅吳則有江吳越之地故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今荆州也言從沛郡西至荆州並西楚也南其俗剽

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故為郢楚之部。西通巫巴，在江陵之西也。東有雲夢之饒，徐廣曰：昔在

曰：在陳在楚夏之交。及北則夏，故云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下邳也。徐廣曰：昔在

取慮二縣，並在下邳。今泗州也。儻則清刻，矜已諾。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治縣也。東海郡

今海州也。吳、蘇州也。廣陵，揚州也。言從其俗類。徐僮，胸繒以北，俗則齊。沂州之丞縣，言二縣之北，風俗

同於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閩、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

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故郢城在潭州東南百二十里。九江，在豫州定遠縣西六十五里。江

南，長城縣西南八十里。鄡，鄡故城是也。漢改為丹陽郡。徙郡宛城。今宜州地也。上言吳有章山之銅，明是

東楚之地也。此言大江之南，豫章、長沙二郡南楚，誤之甚矣。豫章、洪州也。長沙，今潭州也。十三州志云：有萬

之地耳。徐僮以爲江西南丹陽郡。屬南楚，誤之甚矣。豫章、洪州也。長沙，今潭州也。十三州志云：有萬

及江南豫章、長沙二郡，並爲楚也。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陳徙都壽春，號之曰郢。故言

壽春也。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淮之潮南北俱至，廬州也。言江

曰：在臨淮。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括地志云：江州潯陽縣有黃

出金山。山長沙出連錫。然董董音謹。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少耳。取之不足用，故費用也。言金

徐廣曰：山在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至儋耳之地，與江南大同俗。而揚州之南，越民多焉。與江南大同俗，而

揚越多焉。番禺，音今廣州。二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眼離支之屬布葛布。

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居潁城潁川南陽皆夏地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鄖音雲。武關在商州。地理志云。宛四通武關。而無鄖關。蓋鄖當爲狗。狗水上有關。在金州洵陽縣。徐按漢中是也。狗亦作郁。與鄖相似也。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且鹹。卽出石鹽。及池鹽。潁南沙北。謂之北也。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徐廣曰。乃避風。草下種苗。生大而草生小。以水灌之。則草死而苗無損也。得除草也。果隋隋音徒。火反。音耶。果反。贏。給。少字也。贏。力和反。果。搗。猶搗。包。裹也。今楚越之俗。尚有裹搗之語。楚越水鄉。足螺魚鱉。民多採捕。積聚。搗。包。裹。而食之。班固不曉。裹搗之方。音修。太史公書述地云。乃故云。果。菘。鱉。蛤。非。太史公意。班氏失之也。不待賈而足。不用他賈而自足。無饑饉之患。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皆窳。謂也。徐廣曰。音紫。皆窳。荷且。墮。窳之病也。淮南子云。古者民食。蠶。蛛。之肉。多。疹。毒。之患也。偷生無積聚。朝夕取給。以偷生而已。不爲積聚。乃多貧也。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爲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和而不倖貨也。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爲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

六斛徐廣曰也。若干畝。厄茜徐廣曰厄音支。詳支也。茜音。千畦。薑韭徐廣曰千畦二十五。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醪飲食徐廣曰會聚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慚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鬪智徐廣曰言少有錢財。則既饒爭時。乃逐時爭利也。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屠牛羊。斲千皮。販穀糶千鍾。竿萬个徐廣曰古反。其輶車百乘徐廣曰馬車也。牛車千兩徐廣曰俗通云。箱轅及輪之稱。兩也。木器槩者千枚徐廣曰槩音休。漆也。器千鈞徐廣曰三十斤。素木鐵器若厄茜千石徐廣曰百二十斤爲石。馬蹄躐千徐廣曰反。馬八。千戶侯等。此躐千。比千乘之家。不容亦二百。則竅謂九竅。週四三而成一。馬所謂生之徒。十有三也。

牛千足。羊斄千雙。僮手指千。謂案漢書音義曰：僮，奴婢也。古者無空手游日。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

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楊布皮革千石。謂案漢書音義曰：楊，音吐合反。案漢書音義曰：楊布，白疊也。答者，厚之貌也。按白疊，水綿所織，非中國有也。漆千斗。麩鹽鼓千荅。謂案漢書音義曰：徐廣曰：楊，音吐合反。案漢書音義曰：楊布，白疊也。答者，厚之貌也。按白疊，水綿所織，非中國有也。漆千斗。麩鹽鼓千荅。

謂案漢書音義曰：徐廣曰：楊，音吐合反。案漢書音義曰：楊布，白疊也。答者，厚之貌也。按白疊，水綿所織，非中國有也。漆千斗。麩鹽鼓千荅。

謂案漢書音義曰：徐廣曰：楊，音吐合反。案漢書音義曰：楊布，白疊也。答者，厚之貌也。按白疊，水綿所織，非中國有也。漆千斗。麩鹽鼓千荅。

謂案漢書音義曰：徐廣曰：楊，音吐合反。案漢書音義曰：楊布，白疊也。答者，厚之貌也。按白疊，水綿所織，非中國有也。漆千斗。麩鹽鼓千荅。

謂案漢書音義曰：徐廣曰：楊，音吐合反。案漢書音義曰：楊布，白疊也。答者，厚之貌也。按白疊，水綿所織，非中國有也。漆千斗。麩鹽鼓千荅。

謂案漢書音義曰：徐廣曰：楊，音吐合反。案漢書音義曰：楊布，白疊也。答者，厚之貌也。按白疊，水綿所織，非中國有也。漆千斗。麩鹽鼓千荅。

謂案漢書音義曰：徐廣曰：楊，音吐合反。案漢書音義曰：楊布，白疊也。答者，厚之貌也。按白疊，水綿所織，非中國有也。漆千斗。麩鹽鼓千荅。

謂案漢書音義曰：徐廣曰：楊，音吐合反。案漢書音義曰：楊布，白疊也。答者，厚之貌也。按白疊，水綿所織，非中國有也。漆千斗。麩鹽鼓千荅。

謂案漢書音義曰：徐廣曰：楊，音吐合反。案漢書音義曰：楊布，白疊也。答者，厚之貌也。按白疊，水綿所織，非中國有也。漆千斗。麩鹽鼓千荅。

謂案漢書音義曰：徐廣曰：楊，音吐合反。案漢書音義曰：楊布，白疊也。答者，厚之貌也。按白疊，水綿所織，非中國有也。漆千斗。麩鹽鼓千荅。

謂案漢書音義曰：徐廣曰：楊，音吐合反。案漢書音義曰：楊布，白疊也。答者，厚之貌也。按白疊，水綿所織，非中國有也。漆千斗。麩鹽鼓千荅。

謂案漢書音義曰：徐廣曰：楊，音吐合反。案漢書音義曰：楊布，白疊也。答者，厚之貌也。按白疊，水綿所織，非中國有也。漆千斗。麩鹽鼓千荅。

謂案漢書音義曰：徐廣曰：楊，音吐合反。案漢書音義曰：楊布，白疊也。答者，厚之貌也。按白疊，水綿所織，非中國有也。漆千斗。麩鹽鼓千荅。

今益州郡有蜀州，亦因舊名。及漢江為名。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宮埒卓氏俱居臨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爲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

游閑公子之賜與名優游閒暇也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織齋以資給之兼通商賈之利乃得游閑公子交

常猶有交游公子雍容而勝於恆也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魯人俗儉蓄而曹

邴氏尤甚以鐵冶徐廣曰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賈貸行賈徧郡國鄒魯

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之刁丁榮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間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

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僭毋刁欲免去作民有爵邪將止爲刁氏作奴

聲乎毋發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周人既織音義曰儉商也而師史尤甚人姓名師史轉穀以百數賈

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久賈諸國皆數歷里色不入其門故前云洛陽東賈齊魯南

是也賈梁楚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無田地皆相矜久賈在此諸國也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

史能致七千萬

宜曲任氏之先徐廣曰高祖功臣有宜曲侯上林賦云西馳宜曲當在京輔爲督道倉吏案

漢書音義曰若今更督租穀使上道輸在所也章昭曰督道秦時邊縣名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窶倉粟徐廣曰審音楚

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

爲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金玉也。音價也。任氏獨取貴善，而善者不爭賤價也。富者數世，然

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爲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

也。孟康云：邊塞主斥候卒也。唯此人能致富，若此，顏云：塞斥者，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

粟以萬鍾計。如傳云：邊塞漢書音義曰：邊塞主斥候卒也。唯此人也。音橋姚，因斥塞而致此資。風俗通云：馬稱疋者，俗說云：

相馬及君子與人相疋，故云疋。或說馬夜行，目照前四丈，故云一疋。或說度馬從橫道，得一疋，韓詩外傳云：孔子與顏回登山望見一疋，練前有藍，視之，果馬。光景一疋長也。吳楚七國兵起時，

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與人物云：齎，音子，稽反，貸，假也。音吐得反。子錢家以爲侯邑國在關東，

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吐代反。音其息什之一，得十倍。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

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畜田，關韋家粟氏，安陵杜杜氏。廣曰：安

陵及杜二縣名，各有杜姓也。宣帝以杜爲杜陵，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一作淑，又作較。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

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

畜工虞商賈，爲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織，畜筋力，治生之正道也，

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拙字亦作調也。而秦陽以蓋一州。漢書作甲一州，服

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桓發人姓名。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說文

照無角。辱處也。而雍伯千金。徐廣曰：雍一作翁。雍伯也。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酒削薄技也。廣曰：酒削謂摩刀以水洒之。又方言云：劍削關東謂之削。音宵。亦依字讀。而邳氏鼎食。胃肺簡微耳。濁氏連騎。則謂之肺。故易售而致富也。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索隱述贊曰：貨殖之利，工商是營。廢居善積，倚市邪贏。白圭富國計，然彊兵保參，朝請女築，懷清素封千戶，卓郎齊名。

考證

貨殖列傳。○臣照按遷史以貨殖傳終。所以見先王詩書禮樂之澤。至漢武之世。而蕩然無遺。蓋傷之也。末以非也二字作結。彰彰可見。而後儒猶謂馬遷重貨殖而薄仁義。寧得稱知言哉。

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索隱徵者求也。謂此處物賤。求彼貴賣之。○董份曰：賤之徵貴。賤極則人棄之。故其徵必貴。白圭之術。正能明貴賤之徵。而棄取之也。以徵爲求。謬。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此語汲冢書無之。疑在所闕八篇之中。

天下壤壤。○凌稚隆曰：按壤穰通用。鹽鐵論此語作穰穰。

計然之策七。○越絕書及吳越春秋作九術。

之陶。○臣照南按正義以陶在齊州平陽縣。又以爲曹州濟陽縣。又以爲在南郡華容縣。據水經注云定陶縣則曹州近之。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史通曰。昔孔子力可翹關。不以力稱。何則。大聖之德。具美者衆。不可以一介末事。持爲百行端首也。至如達者七十分。以四科。而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爲傳。獨以子貢居先。掩惡揚善。既忘此義。成人之美。不其缺如。

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蠶。凶取帛絮與之食。○凶各本並作出。程一枝曰。蠶字屬上句讀。出字本作凶。蓋以字形相近而訛也。今從程說改正。

夫燕亦勃碣之間。正義勃海碣石在西。○臣世駿按西下宜有北字。

以故皆蠶。正義按食螺蛤等物。故多羸弱而足病也。淮南子云。古者民食羸蛛之肉。多疹毒之患也。○徐孚遠曰。觀下文儉生無積聚。則羸弱病足之說非也。

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集解歸者取利而不停貨也。○顧炎武曰。貨殖傳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又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夫放於利而行多怨。廉者知取知與。無求多於人。義然後取。人不

厭其取。是以取之雖少。而久久更富。廉者之所得。乃有其五也。注非。

下有蹲鴟。集解。徐廣曰。古蹲字作踳。○徐廣既有此釋。則本文蹲字應作踳矣。又正義引華陽國志

云。汝山郡安上縣有大芋如蹲鴟。安上。水經注作江都。

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顧炎武曰。說文街四通道。鹽鐵論。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

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丘。鄭之陽翟。二周之三川。皆爲天下名都。居五諸侯之衝。跨街衝之路。

爲督道倉吏。集解。漢書音義曰。若今使督租穀吏。上道輸在所也。韋昭曰。督道。秦時邊縣名。○班馬

異同曰。督道者。倉所在地名耳。猶後傳注漢宮闕疏。所稱細柳倉也。

盡椎埋去就。○顧炎武曰。椎埋。當是推移二字之誤。

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張晏云。南方陽也。火。水配也。水爲陰。故命南方正重。司

者宜曰。北正。古文作火字。非也。案國語。黎爲火正。以淳耀敦。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興之。至於夏商。

大。光照四海。又幽通賦云。黎淳耀於高辛。則火正爲是也。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應劭曰。封爲程國。伯休甫字也。重司天而黎司

地志云高門原俗名馬門原在東州南有司馬遷家在高門原上喜生談談爲太史公漢儀註太史公武帝置他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中書司馬談以太史丞爲太史令公者選所著書厚其史公文書而已贊曰百官表無太史公茂陵中書司馬談以太史丞爲太史令公者選所著書厚其父云公也選雖稱述其父所作其亦選之謂而如淳引衛宏注稱位在丞相上謂矣按百官表又無其官且修史之官國家別有著撰則令州縣所上國書皆先上之後人不曉談以在丞相上耳應處喜志林云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漢其職卑然朝會坐位猶居公上談天之道其官屬仍以舊名尊而稱也按下文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職卑然朝會坐位猶居公上談天之道其官屬仍以舊名之職又云汝復太史則續晉祖矣觀此文處喜說爲長乃書談及遷爲太史公者皆選自書之漢舊儀云太史公秩二千石卒史皆秩二百石然贊及卓昭相譚之說皆非也以桓譚之說釋在武水紀也

史公學天官於唐都星則唐都也受易於楊何曰徐廣習道論於黃子曰黃生好黃老之術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各習師書惑於所見也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

張晏云訓易繫辭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

案六家同歸於正然所從之道殊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

徐廣曰一作詳官是其枝葉也

漢書作大詳言我觀陰陽之術大詳今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日時令人有所此作詳於義爲疎

顧野王云詳善也吉凶之先見也

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也

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也

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

後章云墨翟之術也尙

是以其事不可徧循

徧循言難盡用也

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

劉向別錄云名家流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按名家知禮亦異數是儉也受命不受辭或失其真也

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

矣。首按禮親親父爲首。尊君爲首也。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繳繞，猶纏繞也。如淳曰：繳繞，猶纏繞也。不通大體也。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參，錯也。交，互也。明，知事情也。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無不爲者，清淨也。無不爲者，生育萬物也。其實易行，分故易行也。其辭難知。故難知也。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任，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因物爲制，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物，成法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形，成度與合也。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出鬼谷子。遷引之以成其章，故稱曰也。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以教惟執其綱而已。羣臣並至，使各言，聖人教迹不朽，滅者順時變化。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竅。徐廣曰：音款，空也。案李奇曰：聲別名也。實不稱名，則謂之竅。言不聽，竅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之空，空有聲也。竅言不聽，竅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者，元氣混神著之稊也。光燿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神也。枝體者，形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龍門，在馮翊夏陽縣，案蘇林曰：馮所繫龍門也。馮翊，括地志云：龍門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其山更黃河，馮所繫者也。龍門山在夏陽縣，遷即漢夏陽縣人也。至唐改曰韓城縣。耕牧河山之陽也。按在龍門山南也。年十歲，則誦古文。爲左傳國語系本等書，是亦名之古文也。二十而南游江淮。

上會稽探禹穴。上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諸侯計功。改曰會稽。禹案黃帝中經。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赤帝左闕之墳。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若珠。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山。血白馬。以祭。禹乃登山。仰天而笑。忽然而臥。夢見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著水使者。却倚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齊於黃帝之岳。若岩之下。三月。季庚。登山。發石。禹乃登宛委之山。發石。得金簡。玉字。以水泉之脈。山中又有關。九疑之泉。在營道南。其山九峯。皆似故曰一穴。深不見底。謂之禹穴。史遷云。上會稽探禹穴。卽此穴也。關九疑之泉。在營道南。其山九峯。皆似故曰九疑。張晏云。九疑。舜葬之。亦搜探遠矣。探禹穴。蓋以先聖所葬。浮於沅湘。出道州沅水。出朗州湘水。北涉汶泗。東北而南。歷魯州。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十二里。地名嶧山。名鄒山。在鄒縣各二。厄困鄒薛彭城。帝末。有汝南陳子游。爲魯相。子游太尉陳蕃。子也。國人諱而改焉。若如其說。則蕃改鄒。鄒皮聲相近。後漸訛耳。然地理志。魯國蕃縣。應劭曰。鄒國也。音皮。括地志。徐州滕縣。漢蕃縣。音翻。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以爲五郡。其明年元封元年。是也。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徐廣曰。學成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也。不得與從事。音預。與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常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

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

年表魯哀公十四年獲麟至漢元封元年三百七十一年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

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

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博物志太史令茂陵顯武里大夫司紉史記徐廣曰紉音抽如

之小顏云紉石室金匱之書皆國家藏書之處五年而當太初元年武帝太初元年此時述史記

謂續集之也按遷年四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徐廣曰封禪序曰封禪則萬靈同

更始著紀於是更始著紀於是諸神受紀孟康云句芒祝融之屬皆受瑞紀也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史公謂先代賢人也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

百歲案孟子稱堯舜至湯五百餘歲文王至孔子五百餘歲太史公此言略取

是以上皇相次或以萬餘爲間而唐堯舜禹比肩並列降及周室聖賢盈朝孔子之有能紹明世正易傳

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漢書讓作讓晉灼云此古讓字言且

讓之上大夫壺遂曰千石故位上大夫也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仲舒也

周道衰廢孔子爲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

是非謂褒貶諸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

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案孔子之言見春秋緯太史公引之以成說也空言謂褒貶是非也空立此

之人臣有僭侈甚通因就此筆則以褒貶深切著明而書之以爲將來誡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

善惡惡公羊傳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也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

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

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

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張晏曰春秋萬八

字誤也馴謂太史公此辭是述董生之言董仲舒自治公羊春秋公羊經傳凡有四萬四千餘字故云文

成數萬也不得如張議但論經萬八千字便謂之誤註非也小顏云史記豈以公羊之傳爲春秋乎

春秋經一萬八千亦足稱數萬非字之誤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

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案弑君亡國及奔走皆失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

徐廣曰一云差以毫釐一云終以千里馴案今易無此語易緯有之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

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

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

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知其義理則陷於罪咎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張晏曰趙

不敢辭也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犯也一云迷犯禮義臣

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應也。否，否不通也。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尙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穆，如淳曰：受天命清和之氣。應於音烏。顏云：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叩塞門來服從也。如淳曰：款，款也。穆，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教化清也。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叩塞門來服從也。如淳曰：款，款也。穆，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教化清也。爲定書，重譯更譯其言也。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徐廣曰：天漢三年。案從太初元年至天漢三年，乃七年也。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李陵，李陵降也。幽於縲繼，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義隱微而言約也。應詩書隱微而約者，遷深維欲依其隱約而成其志意也。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在湯陰。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贖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呂覽，春秋也。韓非囚秦，

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張晏曰武帝獲麟選以爲述事之端上包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服虔云武帝至雍獲白麟而麟金作麟足形故云麟止作史記止於此猶春秋終於獲麟也史記以黃帝爲首而云述陶唐者案五帝本紀贊云五帝尙矣然尙書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純故述黃帝爲本紀之首而以尙書雅正故稱起於陶唐也然自黃帝始

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徐廣曰頤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或音昭非也厥美帝功

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則代有年則表有名則傳

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

維契音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溺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

三

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鄴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

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穆公封涇山軍旅之尸以人爲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

作秦本紀第五

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徐廣曰嚴安上書銷其兵鑄維偃干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

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

秦失其道，豪傑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徐廣曰：宋慈爲上將，號慶子冠軍。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

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

惠之早賢，音瑣諸呂不台。徐廣曰：無台輔之德也。一曰：怡憚也。不爲百姓所說。案此贊本韻，則怡憚爲是也。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

徐廣曰：趙隱幽王友。大臣洞疑，徐廣曰：洞是洞。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

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

諸侯驕恣，吳首爲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

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

維三代尙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經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

諸侯年表第二。

春秋之後，陪臣秉政。疆國相王，以至於秦。卒并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

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擅。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

四。

漢興已來。至於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司靡踵。疆弱之原云。以世也。徐廣曰。一作云已。庶幾云已。譜紀也。以當作已。世當作也。並誤之耳。云已也。皆助語之辭。言漢興已來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能明其嗣。有司無所踵繼其後。乃云疆弱之原。云以世相代。相不能有所終紀也。作漢興已來諸侯年表第五。

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殺身隕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北討疆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諸侯既強。七國爲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焉。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爲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
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悖。

徐廣曰。樂者所以感和人情也。既感則遠方殊俗。莫不懷柔向化也。比樂書以述來古。以述自古已來樂之興衰也。作樂書第二。
非兵不彊。出以律則凡出軍皆聽律聲。故云聞律效勝。負望敵知吉凶也。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
黃帝有阪泉之戰。而克桀紂。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馬法所從來尙矣。吹律聽聲。律書云。六律爲萬事。

根本其於兵械尤所重。蓋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故云司馬兵法所從來，尙矣乎。太公孫吳王子徐廣曰：王子成甫。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

書第三

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不容翫忽。陰陽之妙，其間不容輕忽也。翫者，輕也。言律歷窮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不容翫忽。陰陽之妙，其間不容輕忽也。翫者，輕也。言律歷窮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不容翫忽。陰陽之妙，其間不容輕忽也。翫者，輕也。言律歷窮

星氣之書，多雜譎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驗於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

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徐廣曰：一云答應。用，用則萬靈罔不禮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

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七。

維幣之行，幣，錢也。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玩，音五宮。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

事變第八。

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跡，闔廬弑僚，賓服荆楚，夫差克齊，子胥鴟夷，信詔親越，吳國旣滅，

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

申呂肖矣。徐廣曰：肖音消，肖猶衰微也。徐廣音訓，不知從出。案肖謂微弱而者少，尙父側微，卒歸申呂肖矣。徐廣曰：肖音消，肖猶衰微也。徐廣音訓，不知從出。案肖謂微弱而者少，尙父側微，卒歸

西伯文武是師功冠羣公。繆權於幽。繆徐廣曰繆錯也猶云繆結也。權智潛謀幽昧不顯所謂太公陰也。繆謂六韜三略陰符七術之屬也。番番黃髮貌也。案黃髮音老人髮白而更黃也。愛饗營丘不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闕爭寵姜姓解亡。徐廣曰闕一作還。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

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彊魯乃不昌嘉旦金縢作周公世家第三

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禪乃成禍亂。謂王喻罪其相子之後卒危亂也。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

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案系家云管叔名鮮蔡叔名處也。周公爲盟太任子周以宗彊。武王管蔡霍衛毛聃曹是也。嘉仲悔過之子蔡仲也。作管蔡世家第五

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六

牧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衛傾不寧南子惡蒯賁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國既彊衛以小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

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爲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楚人期戰於泓之陽，宋師大敗，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雖大事而不忘禮，雖文王之職，亦不過此也。君子孰稱，景公謙德，熒惑退行，剔成暴虐。徐廣曰：一云，偃，宋別成君生偃，剔音邊。

宋乃滅亡，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

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讖名。謂晉穆侯太子名仇，少子名成師。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

霸，六卿專權。謂智伯、范、中行、韓、魏、趙。晉國以耗，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

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繹，熊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楚莊王都陳。既赦鄭伯，

班師華元，懷王客死，蘭咎屈原，好諛信讒，楚并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

少康之子，實賓南海。吳越春秋云：啓使歲時祭禹於越，立宗廟南山之上，封少康庶子無餘於越，文使祠禹至勾踐，遷都山陰，立禹廟爲始祖廟，越亡遂廢也。案今禹廟在會稽山下。文

身斷髮，龜鰥與處。龜音龜，鰥音鰥。既守封禺，山在武康縣南。奉禹之祀，句踐困彼，乃用種蠶，嘉句踐夷蠻，能

修其德，滅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

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

嘉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

維嘯驟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楚爲反。佐文尊王，卒爲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

死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

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干。戎翟和之。文侯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廝之。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

韓厥陰德。趙武攸興。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第十五。

完子避難。適齊爲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爲侯。王建動心。乃遷於共。嘉威宜能撥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爲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時諸侯力事乎爭強。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

成皐之臺。薄氏始基。誦意適代。厥崇諸寶。栗姬負貴。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

漢既誦謀。禽信於陳。越荆剽輕。乃封弟交。爲楚王。爰都彭城。以彊淮泗。爲漢宗藩。戊溺於邪。禮復紹之。嘉游輔祖。游楚王交。字也。祖高祖也。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爲布所襲。喪其荊吳。營陵激呂。乃王琅邪。愴午謂也。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爲漢藩輔。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輿。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淫。禍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謂華山之西也。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爲楚。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四。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庶攸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爲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六奇既用。諸侯寶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爲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諸呂爲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亞夫駐於昌邑。以戾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七。

七國叛逆。蕃屏京師。唯梁爲扞。負愛矜功。幾獲於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既王。親屬洽和。諸侯大小爲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稍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

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

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

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尙旣匡父，伍員奔吳，作伍子胥列傳第六。

孔子述文，弟子興業，咸爲師傅，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八。

天下忠衡秦毋鑿，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彊，作蘇秦列傳第九。

六國旣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

秦所以東攘徐廣曰一作襄，雄諸侯，樽里甘茂之策，作樽里甘茂列傳第十一。

苞河山徐廣曰一作施，圍大梁，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

南拔鄆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爲率，破荆滅趙，王翦之能，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徐廣曰：一作壞。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爲齊扞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爭馮亭以權。徐廣曰：一作反。太史公職平。原曰：利令智昏，故云爭馮亭以權。如楚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

卿列傳第十六。

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詘於不肖，唯信陵君爲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以身殉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能忍詢於魏齊。徐廣曰：詢音逆。而信威於彊秦，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爲弱燕報彊齊之讐，雪其先君之恥，作樂毅列傳第二十。

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狗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潛王旣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卽墨破走騎劫，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曹子七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爲二心，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能明其責。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爲謀首。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爲秦開地益衆。北靡匈奴。據河爲塞。因山爲固。建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于陔下。陔塘之名也。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爲填潁川。盧綰絕籍糧餉。作韓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間。遂入彭城。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脫難。作樊鄴列傳第三十五。

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爲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成親。歸漢爲藩輔。作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欲詳知秦楚之事。唯周繆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繆音裴。其字從崩。邑又音浮。

徙彊族。都關中。和約匈奴。閉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能摧剛作柔。卒爲列臣。欒公不劫於勢而倍死。作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爲國家樹長畫。作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扁鵲言醫。爲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維仲之省。徐廣曰。吳王之王由父省。厥瀛王吳。遭漢初定。以填撫江淮之間。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吳楚爲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滎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

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爲中國患。害欲知強弱之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

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爲百吏先。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

漢旣平中國。而佗能集揚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

吳之叛逆。甌人斬濞。徐廣曰。今之水寧。是東甌也。葆守封禺爲臣。葆音保。言東甌被越攻破之。作東越列傳第

五十四

燕丹散亂遼間。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真藩。徐廣曰。一作莫藩。音普寒反。葆塞爲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請爲內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爲。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好薦人。稱長者。壯有漑。徐廣曰。一作既。作汲鄭列傳第六十。

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爲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漢旣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救人於厄。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旣信。徐廣曰。一云不假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齊楚秦趙。爲日者各有俗。按日者。傳亡。無以知諸國之俗。今緒先生唯記司馬季主之事也。所用欲循。徐廣曰。一作總。觀其大旨。作日者列

傳第六十七

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其書既亡，無以知其異。今稽少孫唯取太卜占龜之雜說，詞甚煩蕪，不能裁剪，妄加穿鑿，此篇不才之甚也。然各以決吉凶，略闕

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如淳曰：刻玉版以爲文字。

關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如淳曰：章程，歷數之章術也。程者，程者，權衡丈

程數，其中言百工用材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品者是也。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

音古，蓋反也。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

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案此

禮家宰天官，乃廣知天文星曆之事。天官且選實察之後，而黎氏後亦總解重黎以重本司天。故太史公

代掌天官，蓋天官統太史之職，言史是歷代之職，恐非實事。然衛宏以爲司馬氏周史佚之後，故太史公

云：予之先人，周之太史，蓋或得其實也。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案舊聞有遺失放王迹所興，原

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

世，年差不明，作十表。案並時則年歷差殊，則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案兵權，即兵

稽少孫以律書補之，今律書亦略言兵也。山川，即河渠書也。鬼神，即封禪書也。故云山川鬼神也。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

共一轂者如此也。案漢書音義曰：象黃帝已下三十世家，考子言車三十幅，運行無窮，以象王運行無窮，輔

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言扶義俶儻，已音紀。

之士能立功名於時也。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成以桓譚云：遷所著

當代不後於時也。太史公則謂太史公是期稱，亦恐其說未實，蓋遷自略以拾遺補蕪。李奇曰：六藝也。補六藝

皆醫曰：太史公則謂太史公是期稱，亦恐其說未實，蓋遷自略以拾遺補蕪。李奇曰：六藝也。補六藝

尊其父著述稱之曰公，或云：遷外孫楊惲所稱，事或當爾也。略以拾遺補蕪。李奇曰：六藝也。補六藝

之闕也。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傳者如子夏、易、傳、毛、公、詩、及韓嬰、外傳、伏生、尚書、大傳、之比、經、藝、也、異、整

齊百家雜語，異傳謂如丘明春秋外傳、國語、子夏、易、傳、毛、公、詩、及韓嬰、外傳、伏生、尚書、大傳、之比、經、藝、也、異、整

名山，副在京師，無險四散，中繩先王，所謂策府、郭璞、云、程、帝、王、藏、策、之、府、則、此、謂、藏、之、玉、山、之、山、河、平、侯、後

世聖人君子，俟後聖君子，以公羊傳、言、夫子、制、春秋、之、義、以、第、七、十、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

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降匈奴，故下遷獄室，有怨言，下獄死。

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大初而訖，百三十篇。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書、張晏曰：遷

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藝文、列傳、景紀、取、班、固、補、之、武、紀、專、取、封、禪、書、禮、書、取、荀、卿、禮、論、樂、書、取、禮、樂、

也。日者不能記諸國之同異，而論司馬季主、龜策、直、太、卜、所、得、占、龜、兆、雜、說、而、無、筆、削、功、何、蕪、也、

考證

太史公自序。其在衛者。相中山。集解。徐廣曰。名喜也。○呂氏春秋。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前。以傳劍論顯。集解。晉灼曰。史記。吳起贊曰。非信仁廉勇。不能傳劍論兵書也。○序傳。作不能傳兵論劍。與晉灼所引互異。必有一誤。

蒯聵玄孫邛爲武信君將。集解。徐廣曰。張耳傳云。武臣自號武信君。○劉敞漢書刊誤曰。此言當始皇時爲武信君將。則武信君非武臣也。項梁亦號爲武信君。然皆非始皇時。

使人儉而善失眞。○董份曰。墨者儉是矣。若名家言儉。似不可曉。蓋此乃檢字。因上有儉字。寫者遂誤耳。解曰。檢者。法也。又曰。檢者。束也。下文苛察繚繞。卽檢束之意也。

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正義。太史公舉李陵。李陵降也。○董份曰。李陵之禍。謂陵降而太史公救之。帝怒下蠶室也。

大臣洞疑。索隱。洞是洞達。意共所疑。○董份曰。洞字。恐是恫字。蓋傳寫之誤耳。今索隱釋爲洞達。旣洞達矣。又何疑乎。

間不容翮忽。○困學紀聞曰。出曾子天圓章。闔若璫曰。曾子云。其間不容髮。

中呂肖矣。集解。徐廣曰。肖音瘠。瘠猶衰微。○顧炎武曰。肖乃削字。脫其旁耳。與孟子魯之削也。滋甚。義同。徐廣注。以爲瘠者。非是。臣照按古時字少。或瘠削俱書肖字。未可定也。

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正義。楚莊王都陳。○余有丁曰：楚莊克陳，以申叔之功而復之，故曰復國陳。壯有漑。○凌稚隆曰：以上文長孺推之，則下壯字疑當作莊，此鄭名也。漑字下又疑有闕文。

史記目錄考證

史記目錄。○臣照按監本此行前有三行，一曰史記補目錄，一曰唐弘文館學士河內司馬貞著，一曰三皇本紀，以補書而先正書，以唐司馬貞而先漢司馬遷，乖舛倒置，總因三皇必在五帝前也。夫刪書斷自唐虞，孔子豈未見黃帝之書，謂其荒遠難稽，不欲傳疑於後世也。遷史始黃帝，已失孔子之指，貞復等而上之及於伏羲，抑又甚矣。顧遷之所以始黃帝者，蓋以武帝好神仙，神仙家言，並托之黃帝，封禪書載帝語，我若得如黃帝，視棄妻子如敝屣耳。遷是以據古史著黃帝事實，以言黃帝亦人耳，非能乘雲駕風，長生不死，如彼所言神仙者也。故五帝中獨著黃帝之葬橋山，餘並不書葬者，言黃帝之死有冢可據也。貞之補三皇，并失遷之旨矣。今依古本刊去此三行，附補書於正書之末，庶不改龍門之舊云。

本紀一十二表一十書八世家三十列傳七十。○監本作本紀卷一十二年表卷一十八書卷八世家卷三十列傳卷七十。臣照按十表中有世表，有月表，今日年表卷一十，其謬可知也。卷一十二卷

一十則是第十二卷第十卷也。八書卷八更不可通。蓋坊肆書賈之所爲。而傳謬至今者。且司馬遷報任安書云。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云云。更爲確據。今俱依古本改正。

補史記序

太史公古之良史也。家承二正之業。人當五百之運。兼以代爲史官。親掌圖籍。慨春秋之絕筆。傷舊典之闕文。遂乃錯綜古今。囊括記錄。本皇王之遺事。採人臣之故實。爰自黃帝迄于漢武。歷載悠邈。舊章罕補。漁獵則窮於百氏。筆削乃成於一家。父作子述。其勤至矣。然其敍勸褒貶。頗稱折衷。後之作者。咸取則焉。夫以首創者難爲功。因循者易爲力。自左氏之後。未有體制。而司馬公補立紀傳規模。別爲書表題目。莫不本紀十二。象歲星之一周。八書有八篇。法天時之八節。十表放剛柔十日。三十世家比月有三旬。七十列傳取懸車之暮齒。百三十篇象閏餘而成歲。其間禮樂刑政。君舉必書。福善禍淫。用垂炯誠。事廣而文局。詞質而理暢。斯亦盡美矣。而有未盡善者。具如後論。雖意出當時。而義非經遠。蓋先史之未備。成後學之深疑。借如本紀敍五帝而闕三皇。世家載列國而有外戚。邾許春秋次國。略而不書。張吳敵國。蕃王抑而不載。並編錄有闕。竊所未安。又列傳所著有管晏及老子韓非。管晏乃齊之賢卿。卽如其例。則吳之延陵。鄭之子產。晉之叔向。衛之史魚。盛德不闕。何爲蓋闕。伯陽清虛爲教。韓子峻刻制法。靜躁不同。德刑斯

舛。今宜柱史共漆園同傳。公子與商君並列。可不善歟。其中遠近乖張。詞義踳駁。或篇章倒錯。或贊論齟齬。蓋由遭逢非罪。有所未暇。故十篇有錄無書是也。然其網絡古今。敘述懲勸。異左氏之微婉。有南史之典實。所以揚雄班固等。咸稱其有良史之才。蓋信乎其然也。後褚少孫亦頗加補綴。然猶未能周備。貞業謝顯門人。非博古而家傳是學。頗事討論。思欲續成先志。潤色舊史。輒黜陟陞降。改定篇目。其有不備。並探諸典籍。以補闕遺。其百三十篇之贊。記非周悉。並更申而述之。附于衆篇之末。雖曰狂簡。必有可觀。其所改更。具條于後。至如徐廣唯略出音訓。兼記異同。未能考覈是非。解釋文句。其裴駮實亦後進名家。博採羣書。專取經傳訓釋。以爲集解。然則時有冗長。至於盤根錯節。殘缺紕繆。咸拱手而不言。斯未可謂通學也。今輒按古今。仍以裴爲本。兼自見愚管。重爲之註。號曰小司馬史記。然前朝顏師古止註漢史。今並謂之顏氏漢書。貞雖位不逮顏公。既補史舊。兼下新意。亦何讓焉。

補史記

三皇本紀

太史公作史記。古今君臣。宜應上自開闢。下迄當代。以爲一家之首尾。今闕三皇。而以五帝爲首。者。正以大戴禮有五帝德篇。又帝系皆敘自黃帝以下。故因以五帝本紀爲首。其實三皇已還。載籍罕備。然君臣之始。教化之先。既論古史。不合全闕。近代三皇甫。雖帝王代紀。徐整作三五曆。皆論三皇已來事。斯亦近古之一證。今並採而集之。作三皇本紀。雖復淺近。聊補闕云。

太皞庖犧氏風姓代燧人氏繼天而王母曰華胥履大人迹於雷澤而生庖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按伏羲出
國語其華胥以下出帝王世紀然雷澤澤名即舜
所流之地在濟陰成紀亦地名按天水有成紀縣有聖德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旁觀鳥獸之文
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於是始
制嫁娶以儷皮爲禮按禮周古史考伏羲制
嫁娶以儷皮爲禮也結網罟以教佃漁故曰宓犧氏按事出漢書
歷志宓音伏養犧牲以庖廚
故曰庖犧有龍瑞以龍紀官號曰龍師作三十五弦之瑟木德王注春令故易稱帝出乎震月令孟春其
帝大皞是也按位在東方象日之
明故稱太皞皞明也都於陳東封太山立一十一年崩按皇甫謐伏犧葬南郡或
曰冢在山陽高平之西也其後裔當
春秋時有任宿須句顓臾皆風姓之胤也女媧氏亦風姓蛇身人首有神聖之德代宓犧立號曰女希氏
無革造惟作笙簧按禮明堂位及世
本皆云女媧作簧故易不載不承五運一曰女媧亦木德王蓋宓犧之後已經數世金
木輪環周而復始特舉女媧以其功高而充三皇故類木王也當其末年也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強
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鍊五色石以補天
斷鼈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滔水以濟冀州按其事出
淮南子也於是地平天成不改舊物女媧氏沒神農氏作
按三皇記者不同謙周以燧人爲皇宋均以祝融爲皇而鄭玄
依春秋緯以女媧爲皇承伏羲皇甫謐亦同今依之爲說也炎帝神農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媧氏之女
爲少典妃感神龍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因以爲姓按國語炎帝黃帝皆少典之子其母又皆有
媧氏之女據諸子及古史考炎帝之後凡八
代五百餘年軒轅氏代之豈炎帝黃帝是昆弟而同母氏乎皇甫謐以爲少典有媧氏諸侯國
號然則姜姬二帝同出少典氏皇帝之母又是神農母氏之後代女所以同是有媧氏之女也火德王故

曰炎帝以火名官。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耨之用，以教萬人，始教耕。故號神農氏。於是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始嘗百草，始有醫藥。又作五弦之瑟，教人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遂重八卦爲六十四爻，初都陳，後居曲阜。按今淮陽有神農井，又左傳魯有大庭氏之庫是也。立一百二十年崩，葬長沙。神農本起烈山，故左氏稱烈山氏之子曰柱，亦曰厲山氏。禮曰：厲山氏之有天下是也。按鄭玄云：厲山，神農所起，亦曰有烈。厲山，今隨之區鄉也。神農納奔水氏之女曰聽，諱爲妃，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凡八代，五百三十年，而軒轅氏興焉。按神農之後，凡八代，史考終古典亡矣。况臨皇二氏皆前聞君子考，故古書而爲此說，豈至今鑿空乎。此紀亦據以爲說，其易稱神農氏沒，卽榆罔，榆罔猶疑神農之號也。其後有州甫甘許戲露齊紀，怡向申呂，皆姜姓之後，並爲諸侯。或分四岳當周室甫侯，申伯爲王賢相，齊許列爲諸侯，霸於中國。蓋聖人德澤廣大，故其祚胤繁昌久長云。一說三皇，謂天皇、地皇、人皇爲三皇。既是開闢之初，君臣之始，圖緯所載不可全弃，故兼序之。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十二頭，澹泊無所施爲，而俗自化。木德王，歲起攝提，兄弟十二人，立各一萬八千歲。蓋天地初立，神人首出行化，故其年世長久也。然言十二頭，蓋古質比之鳥獸頭數故也。地皇十一頭，火德王，姓十一人，興於熊耳龍門等山，亦各萬八千歲。人皇九頭，乘雲車，駕六羽，出谷口，兄弟九人，分長九州，各立城邑，凡一百五十世，合四萬五千六百年。天皇已下皆出河圖及三五曆也。自人皇已後，有五龍氏。五龍氏兄弟五，故曰五。燧人氏，按其君讚燧出火，教人熟食，在伏龍氏也。犧氏，前臨周以爲三皇之首也。夫庭氏、柏皇氏、中央氏、卷須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渾沌氏、吳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斯蓋三皇已來有天下者之號。按皇甫謐以爲大庭

已下一十五君。皆襲應機之號。事不經見。誰可依從。然按古封大山者。首有無懷氏。乃在太昊之前。豈得如謠所說。但載籍不紀。莫知姓王年代所都之處。而韓詩以爲自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有餘家。仲尼觀之。不能盡識。管子亦曰。古封太山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有二焉。首有無懷氏。然則無懷之前。天皇已後。年紀悠遠。皇王何昇而告。但古書亡矣。不可備論。豈得謂無帝王耶。故春秋緯稱自開闢至於獲麟。凡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爲十紀。凡世七萬六百年。一曰九頭紀。二曰五龍紀。三曰攝提紀。四曰合雉紀。五曰運通紀。六曰序命紀。七曰脩飛紀。八曰回提紀。九曰禪通紀。十曰流訖紀。蓋流訖當黃帝時。制九紀之間。是以錄於此。補紀之也。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記史

冊十二

著遷馬司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務商 者刷印策行發

埠各及滬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四年九十國民華中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SHIH CHI

By

SZŪ-MA T'SIEN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0

